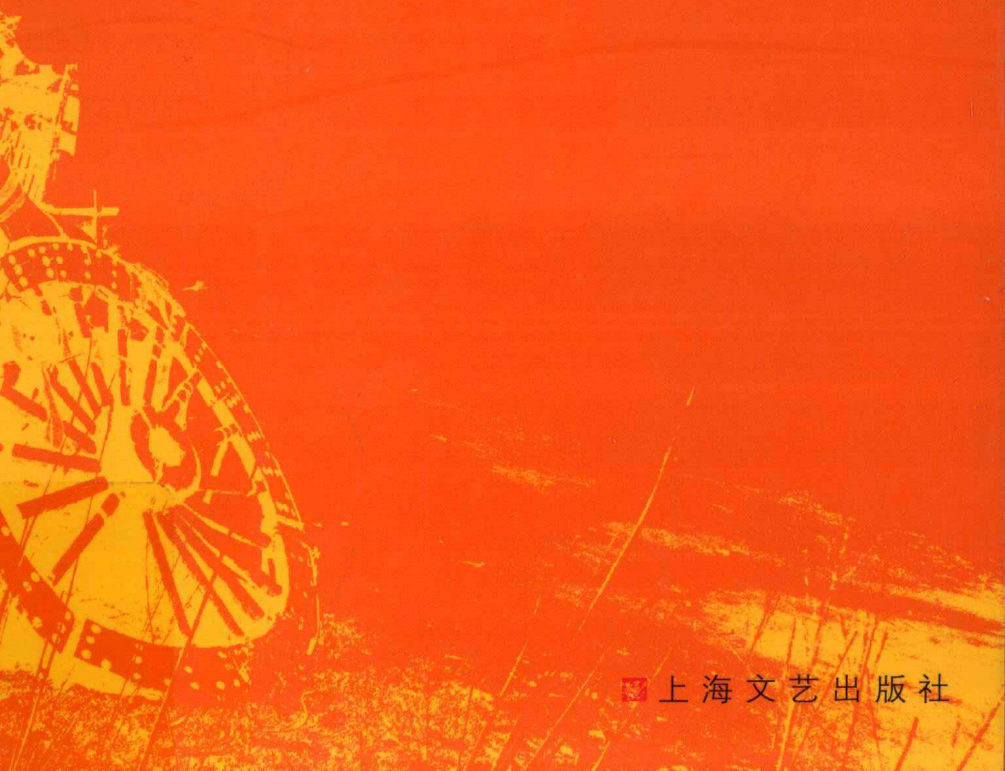


王新军 著

大草滩

王新军

短篇小说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新军短篇小说选

王新军 著

大草滩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草滩:王新军短篇小说选/王新军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978-7-5321-3776-3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829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大 草 滩

——王新军短篇小说选

王新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423,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76-3/I · 2892 定价:5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780222

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一座屹立于某一地域上的文化高峰。在这座高峰耸立起来的同时，它的四周也必然地形成了无数陷阱。这就是大师们之所以不能被无数后来者替代的秘密。

——王新军

目 录

八墩湖·····	1
裁员·····	14
玉儿·····	24
农民·····	38
大草滩·····	44
乡村爱情·····	55
牧羊老人·····	61
小东的夏天·····	71
夜深人静·····	81
玉米地·····	89
健康女人·····	97
燃烧的麦田·····	103
甘草滩·····	111
麻黄滩·····	124
白露过后是秋分·····	138
弟兄们·····	147
风雪吉木乃·····	157
大冬天·····	168
树皮面具·····	178
草滩上的小豆子·····	187
罪恶沙湖·····	196
狼梯·····	211
乡干部·····	224

找乡长·····	232
铁轨上的阳光·····	249
馒头店·····	258
旱滩·····	274
夏天的河·····	289
二月雪·····	302
村民组长冯虎·····	318
司法助理·····	326
进城钓鱼·····	332
扶贫·····	348
卖羊·····	358
父亲杀羊·····	371
沐足阁·····	378
卖牛·····	391
贵人·····	400
把戏·····	412
消失的铜像·····	426
玉泽湖·····	433
洋芋花开·····	448
洋葱·····	460
小城里的年轻人·····	466
秋天的事实·····	480
后记·····	493

八 墩 湖

寡妇李月兰和光棍举贵好上了。

那是秋收结束麦子打碾入库后的一个炎热的正午，村东头那棵粗大的老柳树下，顺顺地摆下了十几条精壮汉子。时令尚未过处暑，柳叶儿还滴水一般翠油油地发绿。这样的天气，躲在屋里无疑会产生许多烦躁和闷热，尤其是那些体魄健壮、精力充沛、到了婚娶年龄却无法拥有女人的汉子们。更多的时候，他们喜欢肆无忌惮地敞开胸膛，躺在那片永远像死水一样宁静的柳阴里谈论一些关于女人的话题。

孙福用一只手支愣着脑袋，另一只手拿起一颗石头去砸另一颗石头。他听到鼾声了，他实在不想听这种声音，尤其今天，现在。他觉得他必须弄出一些什么声音，不然他整个身体就会很快炸裂开来。“咚”，他砸了一下，“咚”，他又砸了一下。

孙福不相信割完几亩麦子会把这些骆驼样壮实的光棍骡夫们累垮。孙福见没人理会他的举动，一用劲坐起身，把那颗粗糙的扁石头移到两腿中间的空地上，用力扬起紫褐色的膀子，继续他认为应该没完没了继续下去的动作。孙福的脑袋明显的带有一种皱皮南瓜的模样，仿佛就是一个养分不良生长丑陋的南瓜给随意地安在敦实的躯体上。他砸石头的动作十分执著，像古庙里潜心诵经的老和尚不紧不慢地敲着木鱼。但孙福的动作是不够虔诚的，他不想让这群光棍

老儿们无视他的存在,虽然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咚咚,咚……”

孙福坚持不懈地敲打,仿佛被他一次次击中的不是石头,而是一颗颗五十年前他仇人的头颅。

孙福实在想说些什么。驴日的们,举贵那杂种好几天不来柳树下了,难道你们就没发现?驴日的们,真真驴日下的。睡去,狗日的叫你们睡死去。

“咚咚咚咚,咚咚……”

孙福敲击的频率明显加快。

“孙福,你驴熊想干啥?”

终于一个沙哑的声音向孙福刺过来,有人坐起来了。

“咚咚咚,咚咚咚……”

“敲啥哩,驴日的孙福。”

“我是想弄些声音哩。”

“你狗日的想 X 想疯了吗?”

“咚咚咚咚咚……”

“敲你爹锤子你敲。”

“石头里又不能砸出婆姨来。”

“敲吧,狗日的你敲吧!”

孙福的眼睛睁得像二两骆驼粪蛋儿,圆咕碌碌几乎憋出来,他看见有人起身开始拍打粘在衣服上的草屑,他不能让这些人走掉,他要说一件事,说一件与这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又井水不犯河水的事。他砸石头的目的是让狗日的们醒来,而不是走掉,他想自己对自己说这样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乏味的。

他站起来狠地将手中的石头扔下去,一声并不十分干脆的断响,那颗扁石头裂成两半,有一半正好落在他的脚下。

“不要走。”

孙福吼,他觉得他被污辱了。

“都回来。”

孙福把脑袋向后仰了仰。

“我有话要说。”孙福眼睛里渗出血。

“看见举贵了吗……知道吗……举贵跟寡妇李月兰好上了，狗日的们。”

孙福像只经历了一场恶战的公鸡，泄下了曾经抖擻的羽毛，重重地跌坐在脚下的一堆草秸上。

“哦。”

汉子们唏嘘。

“噢……噢么……”

“哦……哦噢……”

“哦哦……哦……”

唏嘘声连成一片，孙福在这一片唏嘘声中，渐渐由愤怒变得迷醉。哦，这是一种怎样令人愉悦的声音啊！举贵和月兰好上了，我孙福凭啥一个人接受这个事实？狗日的们，哈哈，狗日的们，哈哈。

孙福对于举贵的仇恨，产生在那个异常闷热的下午。

那天他的羊不知怎么少了一只，他想可能去湖边草滩上了，八墩湖方圆十五里的芦草荡，羊肯定不敢到深处去。在湖边，孙福听见芦荡里有响动，那时太阳还悬在西边的山梁上，洁白的芦花在一人多高密匝匝铺开的芦苇上，如一张巨大的白绒毯，太阳的余晖从西边泼过来，把一望无际的八墩湖照耀成一片金色的海。孙福一层一层拨开芦苇，他想那响动的地方肯定是一窝尚不会起飞的幼鸭。他不能惊动它们，他要一举全歼。

在他眼里隐约出现的是两个人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是光棍举贵，女人是王三爷的儿媳妇，如今已守寡的李月兰。

“勺娃不在半年了嘞。”举贵说。

“一百二十三天了，我数着日头过哩。”月兰说。

“噢么，勺娃真有福。”举贵说。

“这我知道哩，全八墩村的人都知道哩。”举贵又说，他光头上闪着些许汗珠子。

“我是换来的……”月兰声音低了。

“知道……”举贵有些喘，后背上的黑肉抽了一下。

“身不由己哩！”月兰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知……道……”

孙福在那一刻眨了一下眼，等他再定睛看时，两个人的身体已经透过汗湿的衣衫缠绕在一起，在芦荡里滚出一个巨大的圆来。

孙福在两个人发出十分愉快的呻吟时，十二分痛苦地逃离了芦苇湖。

孙福走进李月兰家院门的时候，李月兰和她公爹王三爷正在屋檐下吸溜吸溜吃面条。孙福袖着两只手，后来又很不自然地垂下去，他看见裤腿上有只苍蝇，就用手拍，结果没拍到。

“吃饭哩三爷。”孙福管李月兰的公爹叫三爷并不是他自个的发明，村里人叫他王三爷，叫着叫着就叫成三爷了。

“噢么。”三爷没抬头，三爷吃饭的时候不想抬头。

月兰很不齿地端起碗进了厨房。自从春天头上三爷的儿子月兰的丈夫勺娃抓鸭子一脚踩进了紫泥泉，三爷对所有走进院门的人都是这种表情，仿佛儿子的死与全村所有的人都有关。三爷的眼里射出一种仇恨，月兰不敢看那双六十岁的昏黄的老眼。

三爷吃了一口面条，又吱吱地咂着汤，吃完了，他仍没有开口。下巴上那撮胡子坚硬地挺着，怎么着看都像一丛野草。

三爷站起来搓了一把胸脯上的汗泥，对孙福不屑地也斜了一眼说：“咋不放驴去？”说完走出了院门。

孙福看着三爷的背影，又望了一眼厨房门，撵出去。

“三爷。”孙福喊。

三爷已经躺在门前的一块芦席上，孙福觉得三爷极像一只看家的狗，但他心里一苦，又发笑。老狗哎，你儿媳妇和别人好上了你知道不知道。

“三爷，我有话说哩。”

“你放你的驴去，我睡晌午觉哩。”三爷说。

孙福几乎给激怒了，他揉了一下发酸的蒜头鼻子说：“你儿媳妇月兰和光棍举贵好上了，你知道不知道？”说完他扭着胯身子，一摆一摆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爷蹙了一下眉头，又蹙了一下眉头，尔后将眉头拧成一个死死的疙瘩。

三爷平展展地躺在芦席上，从树叶间漏下的阳光星星点点地砸在他身上和腿上。三爷的嘴动了动，又狠狠抿住了。三爷想大大地吼一声，但心里发紧，浑身疲软。他两眼紧盯着儿媳妇月兰的肚子上盯了一个夏天，有一天他终于失望了，他的勾娃儿没在月兰肚子里埋下种。突然，三爷抽动着嘴角笑了一下，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几乎是白白走了一道。

孙福从三爷家回来的第二天大早，被光棍举贵狠揍了一顿。原因很简单，举贵一大早起来解手，在驴棚里发现他的小草驴儿坐卧下安，后来发现尾巴下的神秘处探出一截黑油油的木棒，举贵当时几乎晕倒了。他认得那根木棍，于是来找光棍孙福。

那时候孙福因为夜间的行动日上三竿才起来，憋着一泡尿刚出门，这时候看见举贵黑着脸立在院子里，手里提着那根一尺多长的黑木棍。孙福的后背噌地冒出许多冷汗，举贵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冷的光，孙福双腿就开始发抖。

“你想干啥，驴日的你。”孙福说。

“驴日的你。”孙福又说。

孙福感到害怕了，感到要出一件什么事情。举贵一步步向前逼近，他一步步向后退，他说驴日的你想干啥，驴日的你想干啥哩。

孙福不敢看举贵那两只睁圆了的眼睛，但他不能再后退一步了，他的后背已经顶在了墙上。

“你想日驴是不是？”举贵的两页厚嘴唇动了。

举贵手中的木棍猛地举了起来，孙福看见一道又黑又亮的弧线从他头顶落下，重重地落在他穿一条单裤的大腿上。一下，又一下。

“这不是你的搅火棍嘛，你个驴日的东西，叫你弄我的驴，叫你弄。”举贵下手一次比一次重。

孙福哇哇叫着跌坐在地，他看见那根木棍像黑色的蛇头，一次紧似一次地咬啃着他身体的许多部位。最后举贵把那根木棍的一头准确地塞进孙福嗷嗷怪叫的大嘴里，又用脚在孙福肉嘟嘟的屁股上踢了几下，撂下一句话轻捷地走出孙福的院门。

“叫你再弄去。”举贵说。

举贵走后，孙福发现裆里湿淋淋一片。孙福一连睡了三天。

三天里孙福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出门一步，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口饭。孙福在第四天早上醒来时，太阳已经差不多有三竿子高了。他突然感到肚子饿得一塌糊涂，不疼不痒也不感到太多的难受，就是饿。这三天里他什么也没想，翻下土炕的时候他这么说了说一句：狗日的这世界，凭什么我不想？

于是孙福首先想到要吃一些东西，然后想应该怎样把它弄熟，因为好多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是不能生吃的。然后他又想为啥自己整整儿挺尸样睡了三天，为啥三天里没有一个人来和他说一句话？孙福那颗扁南瓜样的脑袋里突然对这个世界有了太多的疑问，甚至在他三十多年的岁月当中，他都不曾问过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狗日的这世界，他这样想。

孙福理所当然地想起了举贵，他不认为举贵打他有什么错，被人打总比无人问津要好得多。但对于举贵的仇恨仍有增无减，凭啥他就和月兰好上了？孙福觉得应该把这事跟村长赵四说一说。

村长赵四的庄子，在八墩村最不显眼的地方，绕着村道儿拐十几个弯弯才能走过去。赵四的一院房子夏季里刚上了瓦抹了新鲜的草泥，看上去十分顺眼。孙福一进门就喊赵四。

没喊出人却从偏房的角落里一忽儿窜出一条大黄狗，奔出丈余又被一条铁链锁住，呜呜汪汪朝孙福吼叫。孙福两腿哆嗦，退到大门口，朝上房喊，赵四、赵——村——长——

出来的是赵四的女人。头上抖着一蓬干豆秧子似的黄发，冲大门外喊谁啊，大呼小叫的大的天。

孙福说，我找村长有事，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村长在吗？

赵四女人长长地爆出一个哈欠，说在哩，狗，回去回去，别再叫了，大热天的。

孙福进来，赵四肉嘟嘟的身体泥一样软在大炕上，只有一条白色的大裤衩遮着一些能遮住的地方。赵四很不情愿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肉缝里挤出两道轻蔑的目光。

“啥事？”

“举贵打了我，用一根黑木棒。”孙福说。

“是吗，举贵真的打了你啦？”村长说。

“我都睡三天啦，好好的我会睡三天，好好的我会三天水米不进。”孙福说。

“总该有个原因吧，举贵咋没打我？”赵四说。

“你是村长他敢打你？”孙福说，“我用木棒整了他的驴了。”

“我说哩，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嘛。”赵四说，他的脸上溢出一圈得意。

“可他跟寡妇李月兰好上了，这事你得管，你是村长。”

“光棍寡妇好上了，这有啥好管的。”

“我亲眼见了，不光是好上了，还、还好到一块了。”孙福有些焦急。

“你是说弄那号事了？”赵四说。

“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孙福说。

“男人女人的事，不好管理，不比收粮上税。”

“那你不管我管，真正个驴日下的。”孙福骂了一句，忿忿出了门。赵四侧卧在炕沿上，额头上渗出密密一层汗，眼球在拼命想挤出眼眶。

孙福在走出村长赵四家大门的时候，又回头吼了一声：“他驴日的凭啥？”

孙福在走出村长赵四家大门的时候，对举贵的仇恨又加深了一层。他想不能天下好事都让你举贵一人占了，分草湖你比我的草旺，分地你比我粮食打的多。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寡妇，八墩湖那么多光棍，凭啥叫你占了？这么着一想，举贵在孙福眼里和心里更有了仇人的意思。

他从村长赵四的院子里走出来，竟然毫不气馁，同时开始了他行动计划的又一步。他首先是在每个晌午坐在村东头的老柳树下，用一根木棍儿拨拉着地上的几只蚂蚁，装作十分轻松地说，举贵和李月兰弄那号事了。然后他就停住，仔细拨拉着蚂蚁，看蚂蚁们舞动着头发一样粗细的黑腿顽强地挣扎。

“你看见了吗，你亲眼看见了吗驴日的你。”有人急了，纷纷凑到孙福跟前，有的递一锅旱烟，有的扔一截黄瓜，对他显得异常亲近和友好。

“你看你，没看见，我一个大男人……”孙福吸着旱烟，嚼着脆生生的黄瓜，一本正经。

“咋弄的，你说。”

“你说，咋弄的。”

讲述那番情形，孙福总是先这样开头，“那天后晌我去湖里找羊了……”接下来孙福就说在草荡里，他听到了声音，还以为是鸭娃娃，想逮一窝，可后来不是了，他看见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滚在草荡里。男人撕下了女人的蓝花裤子，红裤头都看见了……后

来那声音越来越大，他心里发慌，就走了。最后孙福像解谜底一样说：“那个男人，就是举贵，那个女人，就是李月兰。”

听的人在孙福讲完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愉悦之中，仿佛他们就是那个故事里撕下女人裤子的男主角。

渐渐的，人们忘记了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脑海里印下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滚动在芦苇荡里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孙福也因此失去了开始传播这个故事时的凝聚力，当他再向人们讲述这件事时，已不再有人静心聆听，甚至有人觉得他的讲述是那么乏味无趣，几乎令人生厌。这个故事在人们的意识里，根本与八墩湖无关，与举贵和李月兰无关。

举贵在手牵黑驴儿走过村道时，人们依旧朝着那颗永远光亮的脑袋说笑问候。往往这种时候，孙福就躲在某个墙角旮旯里，等待有人在举贵脸上唾一口。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唾，孙福只有狠狠将积在口中已经发臭的浓痰吐在脚下的草丛里。

于是孙福觉得八墩湖的人们变得不可理喻不分好坏丑美了。连三四十岁没娶过女人的汉子们，也从心底里慨叹举贵有本事，而对举贵占有了村里唯一的寡妇毫无怨言。

这样的日子里，孙福开始早早儿起来，晨雾氤氲中他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焦急而无奈地游荡。那种游荡别人也许会认为是漫无目的，可他却认为那是实实在在的寻觅。孙福在一次又一次对于男女之事的叙述中，他的心变得十分慌乱了。他一会儿走到举贵的院门前，绕着那两间泥皮有几处剥落的房屋转两圈，然后又迅速离开，在三爷家的周围散落下一串串不明不白的大脚印。孙福被一种不明不白的东西撩拨得不行，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那些举动有些奇怪了。

孙福在踱到三爷家茅棚后面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一阵有力的水冲击地面的声音，那声音像一根细细的棉线牵着孙福的眼

睛。他不敢移动，从芦苇篱笆的缝隙里望去，茅棚内一片模糊，少顷，才看见一个柔软的黑影向外移动，伴随着诱人的窸窣声。

迈出茅棚的是月兰，孙福同时知道了那种声音的由来，那声音因而便对他更具千般魅力。

聆听那种声音几乎成了孙福早起的全部意义，由此孙福推断出月兰的一些日常习惯，诸如她总是在太阳出来前天麻麻亮时走出院门，然后不慌不忙地走进茅棚，又不慌不忙地制造出一连串水声。常常是在这片水声骤起的时刻，孙福情绪高涨，热血沸腾。解溲完毕，月兰总是边走边系住裤带，有时候也停下来做一些什么。尔后走进院子，拿了家什去干活，再后来天光放亮，一切都明明白白了。

孙福为这番梦幻般的情形迷乱着。

谁也不会想到，沉默的三爷拄着一根木棍在村长赵四家走了一遭后，八墩湖就爆出一条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奇的消息。

王三爷要占儿媳李月兰了，八墩湖的人们兴奋地传递着这句话。

三爷对村长赵四说我老了。

“您是八墩湖的老寿星。”赵四说。

“勺娃儿一死，根断了。”三爷又说。

“难道没留下……难道勺娃儿没在他媳妇肚子里留下……”村长赵四说。

“前天她吃饭呕了……”三爷说。

“这月里茅棚里没见她的红。”三爷又说。

“噢么。”赵四说。

“有了。”三爷说。

“有了好哇。”赵四说。

“不是勺娃的。”三爷说。

“不可能是勺娃的。”三爷又说。

“是举贵的，我知道是举贵的。”三爷又说。

“噢么。”赵四说。

“月兰是咱家的女人，十五只羯羊换的哩。”三爷说。

“知道。”赵四说。

“咱家有男人，匀娃儿死了我没死。”三爷说。

“咱家有男人也有女人，就这事。”三爷又说。

“……”赵四惊诧。

“有男人有女人就是过日子。”三爷说。

“噢么。”

至此，村长赵四完全领会了三爷的意图，三爷在月兰怀孕后提出这事，有老人的苦衷。赵四心说真是人老心不老，但一想古时还有皇帝占了儿媳的，何况三爷儿媳如今人去房空守了寡，自家缸里的水，自家不舀，谁舀？

这个消息传到孙福耳朵里，孙福就觉得他这一生，有了两个仇恨的人，一个是举贵，另一个理所当然地成了三爷。

这个消息是村长赵四说给孙福的，听完后，孙福怔怔地半天不动，赵四拍了一下他多皱的脑门说，咋了你孙福？

孙福缓缓地喘几口气说，狗日的。

赵四说你骂谁？

孙福说狗日的。

赵四说，噫，你驴日的你骂谁哩？

孙福说狗日的，狗日的这世界狗日的。

赵四说，这下我说啥也管不了啦，人是自家的，我没办法。

孙福说，球的。

后来赵四说了一句傻 X 就悻悻离去。后来孙福不骂了，他开始仰起粗短的脖子看天，那时候天上飞着几只深灰色的野鸭，有一只大概刚刚学会飞翔，忽高忽低，姿势看上去很丑陋、很笨拙。就这样孙福拿眼睛到处看，能看见什么看什么，一直看到天黑透他什么也看不